

• 心理史学 •

## 南北战争期间的黑人士兵心态研究

姚 朋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南北战争; 黑人解放; 非裔美国人史; 黑人士兵; 心态史

[摘 要] 黑人战士在南北战争中的心态及心路历程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作为黑人的代表,他们在战争中体验了加剧的痛苦、伤心、愤怒、绝望、兴奋和成就感,而他们的总体心态是委曲求全,并且使得美国种族歧视在这一历史巨变时刻达到悲剧性高潮和根本转变时刻。

[中图分类号] K7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3)01-0113-08

## A Study on the Mentalities of Black Soldiers During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

YAO Peng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the Civil War; Emancipation; Afro-American history; Negro soldiers; mentalities history

**Abstract:** In light of "emancipation" and based on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this paper tries to look inside the feelings of the black soldiers and explore deep into their complicated mentalities during the Civil War. Through the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intensified and intertwined pain, indignation, sadness, despair, anger, excitement and a sense of achievement that the black soldiers, as a group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rac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War. Furthermore, it shows how racial discrimination reached a tragic high tide and a fundamental turning point at the moment of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 一 引 言

于美国史而言,引人注目的是,立国之初就以民主和自由为追求的美国,奴隶制在不到四个世纪的美国史中竟占据一半以上的时间。如果说美国黑人史是一部从奴隶到公民的历史,那么,南北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纵观美国史,还没有哪一个运动或事件能与它所造就的戏剧性巨变相比。战争期间,黑人士兵作为这一重大转折的奋斗者和见证人,作为第一次有机会以有效方式站出来为其同胞呐喊的群体,就不能不深刻地饱尝其中的艰辛,而他们的心态,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转折最生动的反映。因此,通过探究黑人士兵的心态,可以深层次地检视黑人士兵在这一进程中的历史性贡献,以及他们潜藏的军中感受;进一步地,为更全面研究南北战争期间的黑人及黑人士兵提供了新的视角。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心态史学在“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标签下渐趋流行。它的特点是使历史人物和群体“活”了起来,丰富了历史研究方法。具体落实到黑人士兵这个特殊的群体身上,他们的言行、往来信件文书和陈情书,以及相关的日记、回忆录、命令、庭审记录等等,无不显露出当时的喜怒哀乐,这就为分析、描写他们的心态提供了便利。本文即主要根据上述相关材料写成。

根据笔者的检索,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有专述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士兵的论文或专著。而在国外,当代学者

研究美国黑人史,配合历史研究方法的丰富,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经历了一次变化。在这之前,学者多研究美国白人和政府对黑人的政策、态度,即关注美国白人到底对黑人做了些什么;之后,有学者开始以黑人主体,研究他们是如何主动适应对他们往往怀有敌意的社会,并在逆境中不断进取而获自由的。早在二战之前,就有杜波伊斯和富兰克林等黑人历史学家作了这样的尝试,但是,有关南北战争期间黑人士兵的专著,若干年后才陆续出现。其中,早期有代表性的有柯尼什的专著《黑色的部队》,90 年代之后有威斯特伍德的论文集《南北内战中的黑人军队、白人指挥官以及被解放的人》,以及米勒的专著《南北内战中的伊利诺伊黑人部队:第 29 步兵团史》等。

## 二 黑人入伍的背景和入伍前的心态

内战之初,黑人入伍是一个当时从林肯总统到许多黑人奴隶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因为它的双重含义在于既要推翻奴隶制,又要和白人取得平等地位。对此,即便是林肯这样从内心深处反对奴隶制的人也不能接受。早在 1854 年,林肯就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发表有关演说时就袒露过这样的想法,在第一层——废除奴隶制——含义上,林肯是确定无疑支持的,“因为奴隶制本身极不公正”,以及它意味着“暴政”,<sup>[1](p157)</sup>但谈到第二层即黑人取得和白人平等地位时,他说:“解放他们,使他们在社会

上和政治上同我们一律平等,这是我自己的感情所不能允许的,即使我自己的感情允许,我们明知道绝大多数白人也不会允许。”<sup>[2](p392)</sup>

林肯的想法在当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即北部人对于奴隶制抱着矛盾心理,一方面许多废奴主义者从感情上痛恨它,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黑人取得平等地位,将对他们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他们从骨子里怀疑黑人是否具有和白人一样的心智和技能。1857年3月托尼大法官就德雷克·司各脱案所作的判词“黑种人是如此的低劣,以至他们不能拥有白人非尊重他们不可的权利”,从深层反映了大多数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北部人之所以反对奴隶制,是从道义上怜悯奴隶的悲惨遭遇,而并非从内心平等地接受他们。

因此,内战之初,在大多数北部人看来,内战的目的显然与解放奴隶没有任何关联。就在内战爆发前一个月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为了抚慰南部的敌对情绪,林肯还重申了他1859年9月的演讲词“从来也不曾有任何意思要对早已存在的奴隶制进行干涉……我们无权对奴隶制……进行干涉”<sup>[2](p320)</sup>。“我痛恨奴隶制,但我宁愿扩大奴隶制,也不愿眼看联邦解体”。内战爆发后不久,纽约的《国民信使报》强调内战“与奴隶制没有直接关联,这是一场在现行宪法下,为恢复联邦而进行的战争”<sup>[3](p11)</sup>。这些都表明,战争之初,别说黑人入伍,就是触动奴隶制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拯救联邦,这在黑人入伍前夕,林肯在他1862年8月著名的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信中表露无遗:“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消灭奴隶制……”<sup>[4](p504-505)</sup>

面对黑人入伍的要求和废奴主义者的压力,林肯政府,包括总统本人的态度是非常犹豫和矛盾的。甚至在内战爆发一年多后的1862年5月,林肯还发布文告,取消南部战区司令戴维·亨特将军有关解放奴隶的命令,尽管在一年半以前的1859年9月,他还预见“不等到奴隶制已使公众都相信它面临彻底灭绝的境地而心安下来的时候,便难望获得和平”<sup>[4](p504-505)</sup>。事实上,直到1862年8月,当林肯政府最终迈出征召黑人入伍的步伐,北部的公众也并没有相信奴隶制已面临灭绝的境地。公众的普遍想法甚至认为武装无知、愚昧的黑人会导致他们起而屠杀北部白人。<sup>[4](p504-505)</sup>值得注意的是,征召黑人的直接要求来自前线的指挥官们,林肯政府及其本人则非常审慎,并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一步一步放松控制,直到内战进程过半因为军事需要才开始大规模武装黑人。1863年1月,时隔内战爆发一年又八个月,林肯政府终于发布《解放宣言》,林肯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没收了被切尼大法官称为“财产”的东西,即以战时措施的方式解放了黑人奴隶,虽然它实际影响范围并没有超出之前的第二次没收法案,但它清楚地表明“获得自由的人……条件合适者将被允许……服役”<sup>[4](p598)</sup>。它表明林肯政府已搬掉了征召黑人路途上的最后一个大障碍,开始大规模征召黑人入伍。

内战之前,黑人(奴)的总体心态是渴望自由,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冲动和本能。<sup>[5](p235-236)</sup>但是,由于情况复杂,他们对于入伍的心态也是复杂的。其中,联邦自由诸州的黑人对自身的地位和内战的性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入伍有更坚决的态度。他们虽然只占黑人总入伍数的1/5强,但是从比例上看,他们中适龄人员71%都已入伍,是白人的3倍。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在北部社会里处于底层,多从事重体力活,而且他们的妻子多半处于奴隶状态,面临严酷的经济压力,深知只有入伍才能改变现状,才能把为联邦统一而战的内战变成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sup>[6](p79)</sup>因此,他们入伍前的心态比南部黑人奴隶要明朗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识字率比南部黑人奴隶高得多,因此,从内战爆发到1862年,陆军部和相关机构收到的许多信件也能看出他们入伍愿望的强烈,有的信件甚至带有说理的成分。<sup>[7](p80)</sup>与此同时,几乎在每个或大或小的城镇里,都有大批或一批黑人要求参加联邦的军队。在纽约,黑人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经常进行操练,直到被警察制止时为止。<sup>[8](p250)</sup>一个在奴隶制下生活了63年的北部自由黑人说,这次战争是这么长的奴隶制年月的第一次机会,第一次使他能获得自由的机会。<sup>[9](p1)</sup>可以说,他的心态在整个北部自由黑人中具有代表性。

对于生活在效忠联邦的蓄奴州的大部分黑人奴隶而言,与北部黑人相比,他们想入伍的心态甚至更强烈,因为《解放宣言》并没有让他们受益。他们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想入伍,而是想方设法跑到联邦军队。鉴于此,没有家庭拖累的年轻黑人奴隶最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效忠联邦的蓄奴州中,适龄黑人的入伍率高达43%。而在为联邦贡献黑人兵源最多的10个州中,效忠联邦的蓄奴州(共5个州)占据其中的四席,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效忠联邦的蓄奴州黑人奴隶入伍愿望的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入伍,生活在南部叛乱州的黑人奴隶反而抱有犹豫的态度。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地理上南部许多地区与战场相距较远,加上南部交通普遍没有北方发达;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封锁消息来源,因此,许多黑人奴隶无从获得内战的消息。此外,联邦承诺的入伍待遇对于许多南部黑人奴隶没有多少吸引力,如1863年,南部黑人在弗吉尼亚州每月能收入30美元,而如果入伍则只有10美元。<sup>[10](p104)</sup>而且,北部征召黑人的方式也有不妥之处。凡此种种,都对征召带来消极影响。例如1862年3月,当亨特就任南部战区司令,由于部队兵员的不足,4月份他急切要求陆军部授权他征召5000名黑人士兵,在没有得到总统授权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强征18—45岁黑人入伍,造成被强制入伍的黑人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对此既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得到耐心的解释。

这种不愿入伍的心态部分还源自南部奴隶长期在种植园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奴隶心态,即不愿冒未知的风险。这种奴隶心态被黑人史学者斯坦利·埃尔斯称为黑人性

格——奴隶个性,即:长期的种植园制度培植了一种决心活下去的奴隶个性,一种被种植园制度彻底损害了的奴隶个性。<sup>[11](p5)</sup>因此,他们中许多都不愿去当兵,去了以后也执意要回来。当然,许多黑人不愿入伍也有更直接的原因和更现实的考虑,有的担心入伍将意味着家庭的永久拆散,有的担心被卖到美国之外为奴,有的甚至以为征兵队的目的只是将他们换给另一个主人。<sup>[14](p39)</sup>这从南部适龄黑人入伍率只有14%,相比上南部(43%)和北部(71%)要低得多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南部黑奴把跟随解放他们的大军和入伍看成是摆脱奴役状态的第一次良机。早在1861年上半年,“罚没品”(Contraband)就被亨特创造性地用来取代“逃亡奴隶”,为他们步入军队扫清名分上的障碍,一些黑人家庭甚至涌向并跟随联邦军队。<sup>[12](p177)</sup>其中许多青壮年黑人被挑选入伍,他们后来多半成为日后黑人团的骨干。而对于众多处于奴隶状态下的南部黑白混血儿(约占南部黑人的11%)来说,奴隶制对他们更加残酷,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就像对待财产一样对待他们,<sup>[13](p216)</sup>从而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伍的愿望强烈。

### 三 入伍后的心态

#### (一) 奋争与自信

社会地位是决定一个人心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863年9月费城的集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让他们(黑人)肩挎滑膛枪,口袋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在美国赢得公民权。”<sup>[14](p393)</sup>因此,一旦入伍,奋争就成为他们本能的心态,而自信则是它所带来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它们主要源自两个方面:战场内和战场外。

1. 战场上所展示的勇敢和才能得到军方和民众的认可。

不言而喻,作为战士,只有用战场上的表现才能证明自己,黑人战士也不例外。在绝大多数白人眼里,黑人入伍并不能将驯服的奴隶转变为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sup>[7](p517)</sup>这一点,就连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第一支黑人部队团长托马斯·希金森也不例外。<sup>[15](p252)</sup>事实上,黑人军队所取得的成功被经常看成是驯服的结果。<sup>[13](p169)</sup>黑人战士只有不断地通过战场上的成功才能纠正这些偏见。正像1863年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对该州模范黑人团团长罗伯特·肖所感慨的:

指挥官先生,我不知道,在所有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像(今天)要交给你的、关系到上千武装起来的人民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如此骄傲、如此宝贵,充满了希望和荣耀。<sup>[16](p137)</sup>

黑人战士正是在这种使命式的奋争中获得了自信,他们急切要用成功来洗刷蒙在身上的歧视。<sup>[17](p148)</sup>有色军人部队南卡罗来纳州第33团是联邦军队历史上第一支征召的黑人部队,它的前身是亨特将军于1862年4—5

月所征召的“亨特团”,随后由于政策原因被解散。1862年8—11月重新组建后,由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希金森任团长。作为第一支黑人部队,该团受到广泛关注,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当时尚未大规模展开的黑人入伍。在初期,该团的训练取得了完全可以和白人团媲美的成绩,在检阅中得到萨克斯顿将军的赞赏。细心的希金森观察到,黑人战士“从训练和站岗值勤中获得了自信,并且渐渐地对不能参与前线战斗变得不耐烦”。他们甚至对希金森说:“我们应该去打仗,先生,不要相信我们只会躺在营房里吃军饷。”<sup>[18](p19)</sup>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黑人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果断、勇敢使希金森感叹不已,“对于他们的能力,我们几乎无可挑剔”<sup>[15](p257)</sup>，“在所有的方面,他们比我最大胆希望的还要出色”<sup>[18](p14)</sup>。萨克斯顿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称,“我相信,在这场战争中,还没有那一次行动像这次在佛罗里达的行动一样,在南部沿岸引起更大的恐慌”<sup>[16](p139)</sup>,在没有战事时,与白人团相比,“在整体上,他们明显远离恶习……他们更少互相吵架,鲜有战士酗酒”<sup>[18](p199)</sup>。

如果说前述的第33团参与的是小股战斗的话,那么,1863年7月有色军人部队马萨诸塞州第54团参与进攻韦格纳堡的战斗则完美地展现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与自信。在这次战斗中,经过争取,他们担当进攻尖兵的角色。在这场战斗中,第54团共有245个士兵阵亡。这场战斗结束以后,第54团和阵亡的肖成为军人勇敢的象征,民众和军方舆论中再也没有使用黑人部队的疑问了。前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称:“黑人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的、非凡的勇气,已经足够地告诉林肯总统和这个国家他们胜任这一事业。”<sup>[16](p156)</sup>该团士兵乔治·史蒂芬森指出:“这片土地必须为自由而构筑,然而今天,我们是这个国家惟一热情希冀自由的人们。”<sup>[3](p41)</sup>这句话道出了黑人战士在战场上尤其勇敢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但要为联邦而战,还必须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竭力要在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氛围中证明自己。<sup>[19](p85)</sup>

他们自信、奋争的心态将帮助他们在军队生涯中遇到不幸和艰难困苦时保持较为乐观的心态,帮助他们勇敢地挑战前进道路中的障碍。在严酷的军队生涯中,他们将尽最大可能用军中的奋争换来日后的自由和尊严。因为军中的纪律和生活至少使他们明白,军队中的严格服从和在奴隶制下的绝对服从是一码事,后者是对个人的服从和从属,而前者则是纪律和制度性的,如果他们有不同意见,至少可以向上一级军官申诉。奴隶主再也不是什么权威,一个叫莱斯的士兵在家信中写道:“现在我要她(奴隶主)明白……我曾经对她们有一点尊重,(那么)现在全没了,没有对她们的任何怜悯心。”这也似乎表明,经过军中生涯之后,他们已慢慢远离奴隶心态,而形成了自信、自由的心态。

2. 在日常军营生活和教育中,黑人战士得到军事纪律的培养,深刻领悟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从而找到了新的自我认同和自信。

在战斗和劳役之外,对于广大的黑人战士而言,更多的时间是在军营和军营生活中度过的。一方面,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的关系类似长期以来的种族关系,即:白人军官指挥、管理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军队中的白、黑关系和奴隶制下的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从白人军官的来源看,前期,他们大多经过挑选,且许多是废奴主义者,如希金森等;后期,绝大部分都经过考试或毕业于相关军校,在履职前,受到过个人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当然,他们中有的将履职黑人军队当作日后升官的捷径,或看重它的工资收入,从而很少关心黑人战士的成长和对平等的追求,有的甚至虐待黑人战士。但从总体上讲,相形之前的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白人军官对待黑人战士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在这种大环境下,黑人士兵渐渐意识到这种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新型关系,对自己开始有了新的自我认同,并在这种新的角色中找到了自信。同时,他们在军营和训练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风纪使许多白人军官改变了过去的偏见。希金森回忆说,“从未记得有过需要(黑人战士)帮忙时有过哪怕一点困难,相反,总是要不了那么多人”,“惟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泄气”。<sup>[18](p190)</sup>

军营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教育也对黑人士兵获得自信和新的自我认同起到重大影响。在日常的军营生活中,有许多文字工作,入伍之初,他们中鲜有人能从事这项工作,同时,与家人联络、向上司申诉等等需要使他们对受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渴求。1864年10月,有色军人部队第105团中士约翰·斯威尼写给田纳西州有色军人部队局的信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

先生,出于对我们团的益处,我荣幸地提请您……关注……建立类似学校的机构。我们绝大部分(以前)是奴隶,需要那样的机构,(并)期望从中受益,以便使自己有能力从事将来的事业……(如果不能受教育),在为联邦服务期满之后,那将在我的未来生活中投下阴影……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团部普通的教育体系,以提高我们的道德和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动机。<sup>[7](p615)</sup>

同时,南北战争作为较早的现代战争,黑人士兵身处其中,更深刻地领悟到教育的重要。与此同时,军事和启发战士民智的需要也促使联邦和军队对黑人士兵的教育有一定程度的关心,废奴主义者更是把教育看成是黑人战士摆脱奴隶制枷锁后赢得平等的重要手段。黑人战士则认识到受教育是日后立足社会的根本之一,认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否则就会陷入以前的境地”<sup>[18](p24)</sup>。他们以申请建立学校、在拮据的开支中自己花钱购买课本、甚至合起来花钱请老师等方式表达获取知识的强烈愿望。很多时候“识字本和子弹夹同时挂在腰间皮带上”<sup>[7](612)</sup>。

日复一日的军营生活使黑人士兵开始找到了新的自我认同:自己是美国战士,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自信。阿肯色州第1团士兵们的歌词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新的自我认同:

我们是有色“北部佬”战士。

随着我们的前行,他们得付给我们工资——赎他们罪孽的工资。

他们还得向他们的有色亲友磕头,给我们(家和)房屋。<sup>[3](p16)</sup>

这表明,他们已经为自己是“北部佬”战士而自豪。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和学者杜波伊斯指出,黑人“总是感觉到自己的两重性——自己是美国人,而同时又是黑人”。<sup>[20](p10)</sup>而对于内战期间的黑人战士来说,虽然还不敢称自己是美国人,但他们感觉到自己是黑人,是美国战士,但同时又想做一个美国人,因为毕竟,这也是他们的家园。

## (二) 愤懑和愤怒

愤懑的心态构成黑人战士的内战军旅生涯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歧视性的工资待遇和过重而又频繁的劳役,其中,尤以前者为甚;另一方面,战场上、监狱里南部军队(士兵)对黑人战士的屠杀和虐待激起了他们最强烈的愤怒。此外,他们的愤怒还来自奴隶主对其家庭成员的虐待。

### 1. 不平等的军饷待遇。

战争初期,黑人和主张黑人入伍的废奴主义者很少考虑入伍后黑人的待遇问题,原因很简单,当黑人入伍困难重重的时候,谁又会去侈谈入伍后的待遇呢?然而,最早在联邦正式征召黑人入伍的1862年5—8月就已显露出这个问题。当时,亨特将军在致陆军部长斯坦顿的信中就明白地报告说,他正在组织黑人团,这些黑人的主人是“逃亡的叛乱者”<sup>[7](p51)</sup>,因此,他认为没有相关法案阻止他征召这些黑人。然而由于陆军部不肯授权,他4、5月份征召的黑人团直到8月份解散,在长达4个月的服役期间,由于亨特操之过急,不但他想征召的第二个黑人团的计划泡汤,同时,也使这些“史无前例”的“黑人团”战士没有领到军饷。部分由于这件事情的影响,到后来重建该团时,有些黑人不愿再入伍,甚至干脆躲起来。

亨特将军的下属萨克斯顿将军就吸收了他的教训,他耐心地向陆军部解释他面临兵员的短缺。1862年8月,他正式向陆军部长斯坦顿要求“从违禁逃亡奴隶中招募不超过5 000个劳工……武装并配以军服”。随后,斯坦顿回信给萨克斯顿,这是内战以来联邦首次正式授权战地指挥官征召黑人,其中有关于军饷报酬的明确指示:

考虑到你所指挥部队人数之少,以及目前政府无力使之增加……你被授权武装、装备、编制你认为必须的、不超过5 000人的非洲裔志愿者进入联邦服务……他们以及他们的军官予以享受与(其他)志愿者同样的、由法律认可的报酬和津贴……<sup>[7](p216—217)</sup>

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联邦当初要给予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一样的待遇,萨克斯顿也是根据这道命令去征兵的,并且被征召的黑人也都被告知他们将获得与白人战士一样的报酬,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黑人入伍的热情。但是,萨克斯顿随后征召的南卡罗来纳第1团只领到5个月与白人战士一样的军饷(13美元一月,外加

3.5美元置装费),随后由13美元降到10美元,再由10美元降到7美元。<sup>[18](p218)</sup>也就是说,他们最后领到的工资是每月10美元,其中3美元作为置装费,与白人战士相差达6.5美元之多。同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黑人士兵未能享受“入伍奖金”(50—300美元)。至于黑人军官和白人军官相差的工资就更悬殊了。不平等的工资待遇极大地损伤了黑人士兵的自尊心,使他们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是在每月13美元军饷的承诺下入伍的。对此,林肯在1863年夏天接待来访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时说,黑人“比白人有更强烈的动机当兵……他们理应会在任何条件下入伍”,他还解释这种不平等的工资“似乎是为理顺他们当战士(的要求)而作出的必要让步”。也就是说,黑人的工资与白人对他们的看法有直接关联,林肯甚至暗示平等的工资和白人仍然认为黑人未经考验这一想法是不相容的。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黑人战士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了。

这种不平等的工资待遇之所以在黑人士兵中引起轩然大波,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物价下,10美元和16.5美元的差别,对于需要抚养在后方、在奴隶主手里的家人的黑人战士而言是致命的,是“糊口”和“在绝对饥饿线”上挣扎的天壤之别,况且,其中的10美元有3美元要作为置装费,黑人士兵若想入部队时增加自己的学识、脱盲、买书本都得要自己花钱,因此他们常常拿不出钱寄给他们的亲属,即使有,也常常是捉襟见肘,有的团甚至长期拖欠本已不平等的工资,一些没有经验的军官认为,黑人战士在入伍前多为奴隶,因此可以继续入入伍后承受这种不平等待遇,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来自南部叛乱诸州的黑人战士比来自北部自由州的黑人战士对此有更强烈的愤懑情绪。因为从精神上讲,前者的家庭情况相形之下要比后者糟糕得多。对于许多来自叛乱州的黑人战士而言,每月7块钱的工资对他们的家庭意味着绝境,甚至意味着比他们在奴隶状态下还要糟。因而,他们的反应有时更为强烈,1863年11月,内战期间第一起黑人士兵哗变案就发生在来自南部叛乱州的黑人战士身上。该事件的悲剧性结局(主犯沃尔克被判死刑)在黑人战士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来自高层的军官也承认处决沃尔克是“不符合法律的”<sup>[17](p138)</sup>,此后陆续地又有13<sup>[17](p125)</sup>位黑人士兵因被控哗变而被处决。

从实际的效果看,没有比不平等的工资对他们构成的伤害更大的了。希金森指出:“(军饷歧视)使得这些战士处于非常痛苦和屈辱(的境地), (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要养家。同时,在这种不幸中,他们会有上当、做错选择的感觉;而且,那些当初因当心受骗而未入伍的黑人会嘲笑他们,战士们也常常怀疑这种欺骗会持续到什么时候。”<sup>[18](p218)</sup>在希金森团,沃尔克被处决所造成的担心、忧虑和愤懑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军旅生涯里投下了阴影。尽管他们在希金森的带领下从来没有发生类似的哗变事件,但是团里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士兵,其中包括最优秀的战士,平静地拒绝哪怕是1块钱的军饷——被打折的军

饷。

1865年1月,当国会通过法案给予黑人平等工资时,仍附加一个条件,即能证明在1861年4月19日(即萨克斯顿在南卡罗来纳州征召黑人的第一天)之前已获自由。这个附加条件使许多黑人战士无从证明自己的身份,更让入伍时仍为奴的黑人战士有被骗的感觉。即使是在北部自由州征召的第54团中,也有许多士兵无从证明自己的身份。因而,他们有的只能变通地宣誓在此之前“没有为谁服劳役”,但这并不能应用到别的黑人团。希金森抗辩说,在他的团里,应征时几乎没有自由黑人,但是他们是在《解放宣言》的条款下为联邦服务而来,他们业已享有自由。但这只是希金森的一厢情愿,他的战士只能等待国会以后的相关法案,而后者直到1865年3月才授权给予回溯自入伍之日的平等工资,而这时,战争已近结束。歧视性的军饷待遇体现了黑人战士所处的尴尬状态:不仅要在战场上打仗,下了战场还要为自己的工资而战,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腹背受敌”<sup>[7](p362)</sup>的战争。

## 2. 晋升军职上的歧视。

从一开始,废奴主义者就认为,随着军事经验的积累,黑人战士晋升军职是正常和符合逻辑的。然而,在整个内战期间,多达18万(一说将近21万)<sup>[21](p68)</sup>的黑人陆军战士中,最终只有寥寥可数的80人担任军中在编军官,21人担任非军职军官(如随军教士等),其中仅有2人担任过校级军官(且两人都是少校),<sup>[7](p310-311)</sup>其余78人都是尉级军官。

这一歧视的根源在于白人对于黑人能力的怀疑。从一开始,除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三个黑人团,其余几乎所有的黑人团都是清一色的白人军官。尽管并没有规定黑人不能担任军官,但几乎是一种默认,陆军部从一开始就拒绝将黑人士兵提拔为在编军官,直到战争后期才少量批准一些,而且一般只允许黑人担任非在编的军士。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让黑人当上在编军官,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位居白人军官之上,这是绝大多数白人军官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1863年初,当激进的安德鲁要求在他的黑人第54团中任命黑人军官时,他的申请就被斯坦顿将军拒绝。在海湾地区,1863年初,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在上任之初就着手清洗路易斯安那有色军人部队第1、第2、第3团中的黑人军官,迫使第1团中的许多黑人军官辞职。之后,又将第3团的黑人军官叫到他的总部,建议他们辞职。对于第2团的黑人军官,班克斯更是别出心裁:命令成立一个考试委员会,其中就有居于这些黑人军官之下的白人军官,对他们进行考评。这样一来,大多数黑人军官未等到考试就不得不辞职,也有一些军官不顾威吓,去参加考试。上尉罗伯特·伊沙贝尔就通过了2月份举行的考试,但为了表达他的愤慨,于次月辞职,在辞职信中他写道:“(过去)5—6个月的军中经历使我坚信,(与内战前)一样的歧视仍然盛行。”<sup>[7](p323)</sup>该团少校弗朗西斯·杜马斯——内战中二个位居黑人校级军官中的一个——虽

然在该次事件中顶住压力,没有辞职,<sup>[7](p306)</sup>但5个月之后仍不得不离开他的职位。这些无不反映白人军官对黑人战士的成见。虽然有以安德鲁为代表的废奴主义者,但是整个内战期间,种族歧视无论在南部还是在北部都处于盛行状态,<sup>[7](p363)</sup>来自北部的白人士兵甚至像南部人一样对黑人士兵和军官怀着深深的敌意。<sup>[16](p263)</sup>由于保守报纸的误导,在北部个别地区,黑人的形象甚至比战前还坏。真正关心他们的只有废奴主义者和他们自己,这从一个名叫约瑟夫·泰勒的北部白人战士在内战期间与家人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来。在他数以十计的信件中,只有一次不痛不痒地提到奴隶制,并且对《解放宣言》的发表没有任何反应。<sup>[22](p4)</sup>不难理解,在这种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大环境中,黑人士兵中的优秀分子也无法在军内得到晋升机会,即使有,也绝大部分局限于北部自由黑人。在编军官——作为军事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在内战期间对于绝大多数黑人士兵来说是遥不可及的,究其原因,1864年1月28日《芝加哥论坛报》指出:“事实是黑人(战士)的‘无能’存在于歧视,而非法律中。”<sup>[6](p191)</sup>

### 3. 不合比例的苦役和在后方医院的遭遇。

作为征召黑人的主要目的,林肯政府最先考虑的就是将黑人军队投入苦役,以便让白人军团腾出手来以补充前线兵员的不足。这从联邦首次授权征召黑人士兵的信中——1862年8月斯坦顿致萨克斯顿将军——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信除了授权萨克斯顿征召不超过5000名黑人士兵外,还授权他“征召最多不超过5万名自愿劳工”<sup>[18](p216)</sup>,即授权征召的劳工数是士兵数的十倍。联邦政策的制定者肯定认为,黑人不适合战斗,而是应该把他们放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主要职责是守卫、劳役,而打仗则是白人们的事,同时他们相信长期的奴隶制使黑人更适合在南部酷热的天气中从事劳役。虽然到后来,随着黑人战士在整个军力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到最后约占10%—11%),以及许多赞成黑人战士上前线打仗的将军、政治家们的催促,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前线战斗,但次数仍是十分有限的。据统计,内战期间,黑人军团只参加过449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役)(一说250次)。<sup>[23](p548)</sup><sup>[16](p264)</sup>换句话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役或军营训练的生活中度过的。

在南部战区,黑人战士甚至被要求为白人团建造营房。在西部和海湾战区,从1863年春开始,黑人士兵主要被用来修筑军事堡垒、铁路、警备联邦控制下的种植园以及接收逃亡奴隶的营地。事实上,在有黑人团的地方,将军们索性让黑人部队承担绝大部分的劳役,引起广大黑人士兵的强烈愤懑情绪。一位黑人战士在给总统的信中充满怨气地写道:

相比那些白人团,我们被区别对待,没有滑膛枪,(我们扛着)铁锹和背篓在这路易斯安那最糟糕和可怕的沼泽地里(干苦役)……当我们离开纽约(征兵地)时有超过1000名士兵,现在160人已死去……我们希望得到正义和权利!还有……自从我们

来到这里以来,还没有拿到过哪怕1美分……我们认为无论从正义还是权利(的角度)我们都应该拿到(这些钱)……<sup>[7](p501)</sup>

然而,要改变这种相信黑人只会“挖地”的想法是极其困难的,这一想法来自两个多世纪的成见。因此,黑人团的团长们被频繁地告知“黑人只能作为劳工和厨子使用”。而一旦这一做法被普遍接受,黑人战士就注定要陷入一个怪圈:因为得不到正常和足够的军事训练,军官们抱怨他们不适合上战场,而他们不适合上战场的原因恰恰在于过多的劳役,到最后得出的结论势必还是:他们只适合劳役。同时,过多过密的劳役使得黑人部队的士兵疲惫不堪,心中充满愤懑的情绪,从而降低了部队的士气。它还使得黑人部队的伤病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内战期间,黑人战士的总死亡率为20%,白人战士为14%,而战场上的黑人士兵死亡率只有1.7%(因为打仗的次数少),白人战士为5.6%(一说3.5%)。<sup>[24](p172)</sup>原因就在于黑人战士的伤病死亡率为18.4%,比白人战士的8.5%要高得多。<sup>[7](p633)</sup>若将内战期间黑人战士服役时间平均要比白人战士短得多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可以说黑人战士的伤病死亡率是惊人的。内战期间,许多白人战士或平民戏称黑人为“Nigger”为“Digger”(刨地者),既反映了他们对黑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黑人士兵在军中所担当的主要角色。

由于黑人战士的高伤病率,医院自然成为他们体验种族歧视的又一场所。有的医官指责他们装病,其情形颇类似奴隶主骂奴隶偷懒。由于种族歧视和误解,有些黑人士兵在医院里被虐待,更多的士兵被置之不理,耽误了疾病的治疗。1864年11月,一个名叫约翰·威尔奇逊的黑人士兵在致陆军部长斯坦顿的信中气愤地写道:

他们(患者)在一个大夫的看护之下,(却)无法得到治疗……(这种看护如此之差)我认为比给狗的还不如,这真是一个耻辱……我有时想这是因为我们肤色的原因……<sup>[7](p614)</sup>

尽管南北战争期间医疗手段不齐全,战地医院又缺医少药,致使战场上伤病死亡率比阵亡率要高出许多,然而对黑人士兵而言,战场上每死1个,战场下要死10个,这种悬殊的比率虽说部分原因在于黑人相对白人服役期限短,而且上战场的机会较少,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过度劳累、饮食不习惯(主要原因)以及医院医生对黑人战士的相对冷漠甚至虐待(次要原因)是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而黑人团在通常情况下比白人团配备更少的医生和助手(一般1个团配备1个医生、2个助手,然而许多白人团都多于这个数目)使情形更趋糟糕,因为黑人团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伤病需要比白人团更多的医生。这种境况使黑人战士的愤懑情绪更加强烈。

4. 战场上、监狱里南部军队对黑人战士的屠杀和虐待。

内战期间,南部联盟对待黑人战俘的政策几乎自始至终是矛盾而不确定的。<sup>[17](p87)</sup>一方面,作为战争一方,他

们也想遵守国际法,而且南部联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英法的外交承认;另一方面,许多南部战地指挥官和战士对黑人战士有异乎寻常的仇恨。有的将军甚至表示,对待黑人战俘最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吊死或处决,有的则主张把他们归还原来的主人。1862年12月,南部宣布被俘的黑人士兵“应被立即送交相应的州,(并)按他所从属的州法律处置”<sup>[17](p86)</sup>,其实质就是将他们重新变为奴隶,而不承认他们是战俘,只把他们当叛乱奴隶看待。1863年5月,南部重申:黑人军团的白人军官被俘后将作为罪犯,并把黑人交他以前所属的州。它引起北部的强烈反对。1863年7月,林肯政府颁布《报复令》称,“若敌方违反战时法令杀死任何一个联邦士兵,我方就必定枪决一个叛乱士兵”<sup>[18](p703)</sup>,以显示联邦保护黑人战俘的决心。

然而,要执行这个法令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很难鉴别。况且,南部并没有在法律上声称要虐待或处死黑人战俘,而战地指挥官也不会公然主张杀死黑人战俘去博得“刽子手”的恶名。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出于痛恨和报复,南部战士在战场上常常对已缴械投降的黑人战士实行“杀无赦”,甚至集体屠杀放下武器的黑人战士,同时虐待关押在监狱里的黑人战俘。不但如此,在战斗中,黑人战士还会成为南部白人战士“关照”的特殊对象。这些无不深深地刺伤了所有的黑人战士。他们只能将这种愤怒转化为战场上的更加勇敢,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俘之后将要面临的惨无人道,许多战士的想法是宁肯战死也不愿投降。

1864年4月,针对黑人战俘的皮洛堡屠杀事件发生后,黑人战士的愤怒达到顶点。<sup>[17](p511)</sup>他们也开始在战场上报复南部白人士兵,以发泄他们的愤怒情绪。有的南部军官不得不告诫士兵们应该战死,而“千万不要向黑鬼投降”<sup>[21](p70)</sup>。与此同时,黑人士兵被俘后往往遭受更强烈的报复,引起黑人战士的极大愤怒和恐惧。一个叫约翰·布拉克利的黑人战俘回忆道:

我感到震怒,他们把我抢劫一空,我被无情地击打……之后,我和下士史密斯、麦克斯韦尔一道被送到亚历山大利尔(监狱)。有一天,我们被叫出来,史密斯被打成骨折,麦克斯韦尔被从颈部射穿……最后,不得不在(麦克斯韦尔)气管射伤处接装上一个银管。<sup>[24](p93)</sup>

这种野蛮屠杀和虐待激起了废奴主义者、黑人平民的强烈愤怒。而面对被虐待的报告,联邦军队指挥官们要沉静得多,因为他们总是难以想像南部会像描述的那样残暴,只是将报告呈上,而不是急于采取措施。一个黑人战士在1864年4月致林肯总统的信中气愤地质问:“黑人战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谋杀,然而(联邦方面)却没有一例报复案。”<sup>[7](p587)</sup><sup>[7]</sup>他们痛苦地意识到,也许他们从这场战争中可以得到比白人更多,但失去的无疑也更多。

5. 南部、上南部奴隶主对黑人士兵家庭成员的虐待。

对于大多数黑人战士而言,他们入伍后,他们的家庭

成员就完全处于奴隶主的控制下。尤其是在效忠联邦的蓄奴州,由于《解放宣言》并没有触动奴隶主的地位,因此,当奴隶主无法阻止黑奴入伍时,他们经常会对黑人战士留下来的家庭成员进行虐待,以发泄他们的愤怒。在南部叛乱诸州,黑人战士的家庭成员被虐待就更经常了。1864年1月,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黑人战士的妻子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你不知道我被多可怕地虐待,(而且)一天不如一天,孩子们哭喊着你,你要尽快寄给我一些钱,我和孩子们几乎赤身裸体,布仍在织布机里(织),之前却无法穿它……<sup>[7](p687)</sup>

类似的信件无疑激起了黑人士兵的极大愤怒。遇到这种情况,士兵们通常会报告(连同这些信件)给同情他们的军官,并希望部队能干预,有的甚至要求解放他们仍处于奴隶制下的亲人。<sup>[22](p658)</sup>有的战士则写信给原来的主人,警告、甚至威胁他们。同时,在面临诸多军中艰辛的时候,他们亲人的被虐待,更加深了他们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程度。由于没有一个让他们放心的后方,因此,相形白人士兵,他们抱着格外痛苦的、牵挂的心态。直到1865年3月,国会才宣布所有黑人战士的家庭成员获得自由,而这时内战已几近结束。

## 四 结 论

美国黑人史学者约翰·富兰克林指出,相比较南美洲的奴隶主,对于美国的奴隶主来说,“任何接纳黑人的事都是难以想像的……美国人在奴隶解放中看到的是本国历史中……最悲惨的时期”<sup>[18](p69)</sup>。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作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黑人奴隶虽然到战争后期成为联邦政府解放的目标,但却一直不是战争的中心目的所在。这一错位决定了内战期间总是处于被动位置的黑人战士的总体心态远非自信、激动或兴奋。与此同时,这一错位还决定了解放奴隶这一进程在时间上的滞后,换句话说,白人要求解放和拯救的是国家,而黑人要求解放的是自己。<sup>[18](p78)</sup><sup>[18]</sup>进而,这一滞后带来的结果是,黑人士兵的心态远非激动所能概括,更多的是不尽的痛苦、愤怒和烦恼。

在平均两年半的内战军旅生涯中,面对上述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与歧视,他们只能忍耐,学会用委曲求全的心态去面对。希金森就敏感地发现,“他们的歌曲几乎都是宗教式的……其心态总是一样的……即委曲求全”<sup>[18](p151)</sup>。也正像他感悟到的:“直到黑人应征入伍,仍然没有对他们自由的保证,正是他们在军中的经历使国家为之羞愧并认识到他们也是人。”<sup>[18](p206)</sup>战争前和战争中,广大的黑人(奴隶)经历过各式各样的称呼:黑人奴隶、黑人、逃亡奴隶、自由了的人、黑鬼、刨地者、劳工和违禁品,他们甚至是财产,而不是人。战士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了做人的权利,毫无疑问,这种权利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在内战服役期间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回报。而当时作为战士的黑人,不可能像穿上军装那么容易地就把自

由穿在身上,也不可能像脱下一件衣服一样抖落奴隶制的枷锁,他们还必须寻求新的认同,只有找到了这种新的认同之后,他们才能找到新的生存、工作方式。对于黑人战士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作为奴隶的黑人……标示着一种缺失,缺失权力、尊严、自制和人性”<sup>[25](p14)</sup>,而美国黑人的历史、尤其是内战中黑人战士的心态史就是这种奋力寻求新的认同、自觉的人格的历史。

内战的最后一声枪响过后,作为一种民族形象,南北战争仍然只是“白人间的战争”<sup>[19](p8)</sup>。1897年,距内战结束30年过后,在波士顿,为纪念肖和他所带领的第54团,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树立起内战黑人士兵的浮雕。这一次,雕塑家倾力刻画出机智勇敢的黑人战士形象。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形象并没有代表广大美国白人对于黑人的印象和想法,正像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30多年前的梦想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成为现实。自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60多年里,标准的美国教科书甚至将黑人战士拒之门外,而现在,教科书中的黑人战士则是“快乐的黑奴”。显形的、隐形的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不同时期和地点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从紧随内战的南部重建运动中可以窥见。严格地说,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没有能够解决奴隶制的问题。<sup>[1](p8)</sup>因此,内战期间黑人士兵的心态,作为一种典型和代表,今天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存在于美国黑人的心中。

(本文自始至终是在导师刘北成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深表谢意。)

【收稿日期】 2002—09—12

【作者简介】 姚朋(1969—),男,湖南衡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 池 豫】

## 参考文献:

- [1] David F. Ericsson, *The Debate over Slavery: Antislavery and Proslavery Liberalism in Antebellum America*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林肯. 林肯集: 演讲 信件 杂文 林肯一道格拉斯辩论[Z]. 罗伊·巴斯靳主编, 朱曾汶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 [3] Susan Mary Grant,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 *History Today*, (London), 1998, (9).
- [4] 林肯. 林肯集: 演说 信件 杂文 总统谕令和文告[Z]. 黄雨石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3.
- [5] Stanley Feldstein, *Once a Slave: the Slaves' View of Slavery* [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71.
- [6] James Ciment, *Atlas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2001.
- [7] Ira Berlin, Joseph P. Reidy, Leslie S. Rowland,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1861—1867* [A]. *Series II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Z].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美国黑人史[M]. 张冰姿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9] Robert E Denney, *The Civil War Years: A day-by-day Chronicle of the Life of A Nation* [M].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Co., 1992.
- [10] Clement Eaton,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Confederacy*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5.
- [11]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二战以来美国关于奴隶制、内战和重建问题的著作[J]. 世界历史译丛, 1980, (1).
- [12] Bruce Cartton, *The Civil War*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 [13]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M].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4] Fredrick Douglass, *The Fredrick Douglass Papers, Speeches, Debates and Interviews: Series One*, vol. 3; 1855—1863 [Z]. ed. by John W. Blassinga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Cheerful Days* [Z]. New York: Cambridge, 1898. Reprinted by UMI, 1999.
- [16] Dudley Taylor Cornish, *The Sable Arm, Negro Troops in the Union Army, 1861—1865* [M].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1996.
- [17] Howard C. Westwood, *Black Troops, White Commanders and Freedmen During the Civil War* [M].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8]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Army Life in a Black Regiment and Other Writings* [Z]. Reprinte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7.
- [19] Gail Buckley, *American Patriots: the Stories of Blacks in the Milita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Desert Storm*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 [20] 威廉·贝林等. 美国研究手册[Z]. 贾东秀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21] 科林·鲍威尔. 我的美国之路[M]. 王振西等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6.
- [22] Joseph K. Taylor, *The Civil War Letters of Joseph K. Taylor of the Thirty-seventh Massachusetts Volunteer Infantry* [Z]. ed. by Kevin C. Murphy, U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8.
- [23] Noah Andre Trudeau, *Like Men of War: Black Troops in the Civil War*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8.
- [24] Edward A. Miller, *The Black Civil War Soldiers of Illinois—the History of the Twenty-ninth U. S. Colored Infantry* [M]. Sou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 [25] Savage Kirk, *Standing Soldiers, Kneeling Slaves: Race, War and Monument in Nineteen-Century America*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